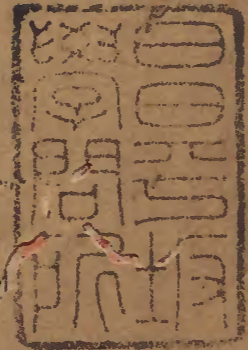


讀史快編 十七之九



二	一	二	漢書門
二	三	二	
二	九	〇	
冊	架	函	號類

元	二	漢
函	三	書
一	二	
八	一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0
冊數	21 ( 6 )
函號	290 133





雪廬讀史快編卷十七

讀晉書

唐文皇帝御撰本

列傳

范甯

淺草文庫



明當湖趙維寰節

甯字武子性嗜學沈思積年且暮不輟嘗患目疾就

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得

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

傳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皆用之方

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日晚起

讀史快編

卷十七

一

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筵蘊於胃中  
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  
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  
延年甯著春秋穀梁氏解傳於世

劉惔

惔字真長清遠有奇標家貧織芒屨以養母華門陋  
巷晏如也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母任氏秉  
鑿裁曰此非汝比勿受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又喜母  
復不聽後名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粲遂尚明帝女廬  
陵公主惔性簡貴與王羲之友善郗愔有愴奴知文

章羲之夢之每稱奴於惔惔曰何如方回羲之曰小  
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耶惔曰極進然第三流  
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惔每奇溫才而知  
其不臣每抑之溫伐蜀人以爲疑惟惔曰必尅或問  
故曰以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惔卒孫綽誅  
之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以爲名  
言綽後嘗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作此面人

張憑

言身小紀 卷一  
憑字長宗其祖鎮爲蒼梧太守嘗顧憑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乃曰阿翁奈何以子戲父時憑數歲耳初未知名造劉惔惔處之下坐神情不接憑欲自見而無端會坐客王濛與惔語有所不通憑遂於末坐剖之詞旨玄暢一坐皆驚惔卽延之上坐畱連彌日及還船惔遂遣覓張孝廉船便與共載入言之簡文帝帝與語歎曰張憑勃宰爲理窟

韓伯

伯字康伯少有思理因捉熨斗言著襦不必作禪母詰之曰火在斗中而柄熱知煖可下及也母異之及

長博涉文藝母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出羣之品穎川庾敳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吾敬韓康伯志力强正吾愧王文度自二人以還吾皆能百之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脫落名教伯領中正議折之識者謂伯能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

王廙

廙字世將自少能屬文工書畫善音樂射御諸雜伎性儁率嘗自南平旦發潯陽迅風飛帆薄暮抵都廙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

識事亮曰正是舒其逸氣耳庾卒明帝與溫嶠書曰  
痛謝鯤未絕口世將復至庾明古多通鯤達有識致  
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竝  
盛年雋才坐視相盡如何如何

庾弟彬操尚峻整王敦兵入石頭天子使彬勞敦會  
敦殺周顛彬先往哭顛甚慟已見敦敦怪其容慘彬  
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凡人遇汝復何  
爲者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無故而加以極刑能  
無傷悼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得毋禍及門戶乎敦  
大怒厲聲曰爾狂悖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甚爲危

勸令謝彬曰有脚疾已來天子尚不能拜何謝之有  
且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與頭痛彬正色曰君昔歲殺  
兄今又殺弟耶久之解彬兄陵先爲敦殺

王敦旣死王含欲投王舒時王應在側勸含投彬含  
曰大將軍平素與彬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  
宜投也江州當人強盛能立異同此非常識所及睹  
衰危必與慈愍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不從  
徑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初聞應來爲密具船  
以待待不至深以爲恨彬時爲江州刺史

王彪之

言史快紀 卷十一  
處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號爲王白鬚有  
膽識能斷大計桓溫議北伐屢詔不許輒下武昌人  
情震駭或勸殷浩引退浩茫然不知所出處之告浩  
曰彼抗表問罪指卿爲首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  
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遣詔諭以順逆彼必當旋旆  
若其不奉便當正義裁之奈何無故怱怱先自猖蹶  
浩曰決大事正自難日來使人悶悶聞卿言意始得  
了未幾溫奉詔果不進

簡文帝崩儲嗣未定或云宜須大司馬溫處分處之  
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往諮反  
爲所責耳朝議遂定孝武帝立太后以帝在襁褓令  
溫依周公居攝事令已出處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  
馬必當固讓將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  
封還事遂寢未幾溫病諷求九錫袁宏具文以示處  
之處之曰卿文甚美然此文何可示人時謝安復頻  
使宏改之遷延累日溫薨竟止

虞嘯父

嘯父虞翻之孫也位侍中爲孝武帝所親昵嘗侍宴  
飲劇醉出拜不能起帝顧左右扶虞侍中嘯父曰臣  
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然無學他

言史快紀 卷十七 五  
日侍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何也  
嘯父謂帝有所求對曰臣家海濱今天時尚溫鯿魚  
蝦鮓尚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

陸玩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而任簡傲王導初至江左思結  
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  
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  
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每輕篋權貴士類  
高之後以德望累侍中司空旣拜有客詣之索飲因  
持盃酒瀉置柱梁間咒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莫  
傾人梁棟耶玩笑曰戢卿良箴已而歎息謂客曰以  
吾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玩兄曄亦負雅望從兄機  
奇之嘗曰吾家世不乏公矣

陸納

納字祖言清操絕俗嘗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入辭桓  
溫問溫曰公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  
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耳卿復如何納曰飲止二升  
肉亦無幾其後伺溫暇進曰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  
及出餉惟酒一斗肉一拌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  
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足備盃酌時一

座歎其真率

謝安嘗詣納納殊乏供具其兄子俶不使納知密爲具以待安旣至納所設惟茶果數品俶遂出盛饌珍羞畢陳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汚我素業耶杖之四十其在吳興時被召還都吏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至無所復須臨發惟被幘而已餘物竝封之官

何充

充字次道有器局嘗詣王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君坐也導又嘗繕揚州解舍顧左右言曰正爲次道耳充強直不阿嘗在王敦坐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穢狼籍敦乃於坐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樂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殊不爾敦默然時一坐盡爲縮舌而充若不關也者

庾翼鎮荊州臨卒表請以後任委其子時論以諸庾世鎮西藩人情所附宜如請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強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得以白面少年猥當重任哉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寄無如溫者議者曰庾爰之或阻兵奈何充



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已爰之竟不敢爭

充素佞佛供養沙門以百數糜費巨萬不吝也至親友貧乏絕無所施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故裕曰吾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

蔡謨

謨父克字子尼性公亮有高望時陳畱為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嘗入其境問吏曰此郡人物謂誰吏對曰有蔡子尼江子元是時郡人多顯宦澄歷數姓

名詰曰若某某等非郡人耶曰是也然則何以獨舉江蔡吏對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顧謂太守呂豫曰舊聞此郡有風規果然小吏亦知爾爾謨字道明識遠才膽石勒新死征西將軍庾亮請北伐謨上議畧曰石勒雖死季龍猶在季龍當內外搶攘之日獨起眾異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還據根本不失尺寸詳察此事能乎將不能也賊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然非季龍身也所爭疆場耳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是名賢也重鎮也季龍必且率其精

兵身自督距吾欲與戰戰何如石生欲城守守何如  
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又何如季龍凡此  
數者不可不深計也且向者兗洛關中皆舉兵與季  
龍爲難而今皆爲之用是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  
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大江不能禦蘇峻  
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壯夫戰  
於外老弱獲於內如此數年而竟不得其利是時賊  
止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  
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來乏糧夫致糧之  
難莫過殺函而季龍不難涉險平關中而後還今至

襄陽路旣無險又令國內自相供給前濟其難而謂  
今不能其易又所疑也

云

云議上亮不果移

謨以征北將軍領徐州刺史是時左衛將軍陳光疏  
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議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  
陽至琅邪城壁相望遠者才百餘里一城見攻鄰城  
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大  
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  
足以相赴非惟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  
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陳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  
城堅敵在前顧臨歸路此尤兵法所誡也若進攻未

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況  
光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  
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得  
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  
非策之長者臣以爲寇來致討寇退振旅於事無失  
朝議是之

康帝時石季龍死中原大亂朝野咸謂太平指日可  
俟謨獨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  
之憂或問何故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  
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決非時賢所及必  
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任畧不稱心財殫  
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未幾果有  
殷浩之役

謨選侍中司徒固辭不拜自四年冬至六年表還印  
綬凡十餘上以病乞骸骨皆不許穆帝臨軒遣侍中  
黃門徵謨謨遣主簿陳疾篤不能奉詔自旦至申使  
者十餘返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顧左右曰所  
召人何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皇太后因詔罷朝  
於是公卿劾奏謂謨無人臣禮謨懼率子弟素服詣  
闕待罪自是杜門不復出

謨初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此江南佳味命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言之尚笑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死謨性方雅嘗詣丞相王導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不悅去導亦不畱尤篤慎凡事必過爲周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要舟

諸葛恢

恢字道明弱冠負時譽避地江左名亞於王導庾亮導重之謂曰明府當作黑頭公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曰驢馬

豈驢勝馬耶是時潁川荀闔陳畱蔡謨俱字道明俱有譽人號中興三明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殷浩

浩字深源識度清遠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每著篇則融勝口談則融屈故浩遂爲風流談論所宗或問浩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得錢而夢穢人以為名言及既廢徙其所愛甥韓伯送之徙所已告歸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

言身小似系  
親戚離因而泣下識者鄙之浩父羨字洪喬卽世傳  
不作致書郵者也

浩少與桓溫齊名而心每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  
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及浩北伐敗溫劾之廢爲  
庶人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  
取之故當出我下浩旣廢夷由不輟談詠但終日書  
空作咄咄怪事四字其後溫復欲以爲尚書令先遺  
書告之浩欣然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凡數十次竟  
達空函溫大怒自是竟絕

浩之廢也其友顧悅之爲抗表陳白又與朝臣抗辨  
雖不見省士論多之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  
帝問何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  
先零簡文善其對時浩所任又有蔡裔者負勇氣聲  
若震雷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二偷一時俱殞  
殷浩舉爲軍鋒

孔愉

愉字敬康嘗以避亂入新安山讀書務稼穡信著鄉  
里俄而捨去莫知所之人皆謂爲神人建興初始出  
應召蘇峻反愉以朝服守宗廟初溫嶠絕裾愉不滿  
其品及是峻平嶠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

言身小系 卷一 十一  
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時稱嶠之  
公亮而重愉能守正也愉先行經餘不亭道見籠龜  
買而放之溪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愉討華軼以功  
封餘不亭侯鑄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工以告愉  
愉悟前事遂佩之

愉從子坦字君平有雅望元帝嘗問坦吳興徐馥爲  
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蘇  
廼而禹興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帝又曰賊臣弑  
君汗宮瀦宅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  
子逐魯昭公得因之廢仲尼乎帝不能屈蘇峻之亂

坦謂人曰臺城必破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已而臺城  
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人稱其先見第羣

羣字敬林愉從弟也嘗與愉同行橫塘遇蘇峻寵臣  
匡術愉止與語而羣絕不一顧術怒將刃之愉抱術  
曰吾弟發狂幸宥之乃獲解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  
宴導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隙羣答曰羣非孔子  
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  
眼導慚羣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  
甌布日月久糜爛耶羣答曰公未見肉耳糟醢更堪  
久嘗與親友書曰今年田得秣米七百石不足了麴

言身小紀 卷一 十三  
藥事其沈湎如此

陶回

蘇峻之反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來伏兵要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至迷失道部分皆亂亮聞悔之而已遲矣時倭人桓景爲王導所昵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

謝尚

尚字仁祖神悟夙成其父鯤嘗携之送客一客謂曰此兒坐中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識顏回時年八歲耳及長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嘗呼爲小安豐辟爲掾始到府通謁偶值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鵠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其間傍若無人奕弟奕字無奕尚從弟也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奕飲以醇酒醉猶不已安時在膝邊諫止之桓溫辟爲安西司馬奕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溫每曰此吾方外司馬嘗於客坐逼桓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

主曰若無狂司馬吾何由得睹君面奕既失溫遂携酒入廳事引溫一兵與其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擇溫亦不責之

謝安

安字安石甫四歲桓彝見而奇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沈敏器宇條鬯嘗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豐豐爲來逼人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游出則漁弋入則言詠了無處世意嘗遊臨安山坐石室臨濟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又嘗與孫綽等

泛海風起浪湧同舟者竝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之也猶去不止風轉急安乃徐曰將何歸耶舟人始迴衆服其雅量

安名重當世而屢辭辟召庾冰慕之累下州郡敦逼安不得已爲一赴才月餘告歸已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吏部郎竝不起至作書距絕有司奏安偃蹇無狀禁錮終身簡文帝時爲相獨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妹也惔家華貴而見安靜退蕭然乃謂曰丈夫恐不如是安掩鼻曰正慮不免耳會其弟萬廢安始議出時年四十



餘矣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安應之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蒼生亦將如君何安有慚色

安旣赴溫辟溫喜甚每顧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一日詣安值安理髮安性舒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畱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及簡文帝崩安時已輔政溫入赴山陵大陳兵衛將移晉祚呼安及王坦之入擬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第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流汗沾衣

倒執手板安獨從容就席徐謂溫曰諸侯有道守在四夷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談語移日初坦之與安齊名至是方知兩人優劣也溫嘗出安所作簡文謚議以示坐客曰此安石碎金時國家多難安惟鎮以和靖人皆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若有出世之志羲之謂曰四郊多壘而浮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亦清言致患耶符堅入寇衆號百萬次淮肥京師大震安時爲征討大都督遣謝玄往拒玄入問計安第曰已別有旨已而寂然

玄不敢復請安竟命駕遊山親朋畢集圍碁賭別墅  
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  
謂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遊涉至夜乃還指授方畧  
及玄旣破堅捷書至安方對客圍碁展書畢攝放牀  
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  
敵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安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已牢之  
果以亂終味之亦用貪敗會稽王道子專權姦諂頗  
相構扇安遂求出鎮廣陵避之人皆服其先識安雖  
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鎮廣陵盡室行造

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而  
遇疾篤竟還都悵然謂其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嘗  
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溫  
輿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而今  
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遂上疏遜位尋卒初安之出  
也帝祖於西池親獻觴賦詩及是痛悼爲臨於朝堂  
三日年六十六謚文靖

安自少盛名爲世傾慕每伺其舉動輒効之性好音  
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樂及登台輔遂碁慘不廢絲  
竹衣冠效之遂以成俗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

言身州紀 卷十一 十七  
安問其歸資答曰惟蒲葵扇五萬安乃取一中者捉  
之京師士庶競市價遂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  
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至手掩鼻  
以敬之

初安之鎮廣陵也築壘曰新城嘗於城北築埭及安  
既沒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安素重名士羊曇及  
卒後曇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爲與安故所熟遊  
處也一日偶大醉石頭扶路唱樂而歸不覺至州門  
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乃以馬策叩扉誦  
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 謝混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孝武帝嘗爲晉陵公主  
求婚謂王珣曰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  
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  
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  
欲以女妻之珣謂曰卿莫近禁鬻禁鬻者元帝初鎮  
建業公私窘索但得一狔便爲珍膳其項上一鬻尤  
美必以薦帝羣下莫敢嘗故呼爲禁鬻珣蓋以爲戲  
也混竟尚主

桓玄嘗欲以安石故宅爲營混謂曰召伯之仁芘及

言身小紀 卷十一  
廿棠文靖之德乃不能保五畝宅耶玄慙而止混歷  
尚書左僕射後以黨劉毅被誅宋受禪謝晦謂劉裕  
曰陛下應天受命恨登壇日不得謝益壽奉璽綬耳  
裕亦慨然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  
混小字也混安之孫謝琰小子

謝玄

玄字幼度叔父安嘗謂其子姪輩曰子弟亦何豫人  
事而正欲使其佳時諸人莫有對者玄進曰譬如芝  
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砌耳安自是重之玄少好佩  
紫香囊安不欲傷其意姑戲賭取焚之玄悟遂不復

佩及長有經世畧符堅入寇朝廷求文武兼才安以  
玄薦郗超聞而歎曰安能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  
所舉才也時人疑之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  
其任使雖履屐間亦各當其用以是知之後果驗  
符堅率兵百萬攻項城玄時以八萬衆往禦先遣劉  
牢之將五千人直指洛澗一戰遂斬堅將梁成梁雲  
堅怒進屯壽陽逼肥水爲陳玄軍不得渡玄使人謂  
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結陳是不欲速戰也請稍却  
令將士得周旋僕與君緩轡而觀之可乎堅衆皆不  
可堅獨曰但却軍令得渡而我以鐵騎數十萬逼殺

言身似絲  
之水上何不可符融亦謂然遂麾使却陳旣動不可  
止玄遂以精銳八千涉水乘之堅衆大亂遂斬融堅  
中流矢衆大潰若崩山然投水死者無算肥水至爲  
不流時棄甲宵奔者聞風聲鶴淚皆以爲王師也捷  
聞朝廷遣使慰勞進號前將軍  
時吏部尚書張玄亦以才學顯而名亞於玄時稱南  
北二玄玄子瑒早卒瑒子靈運嗣靈運文藻豔逸玄  
嘗言我尚生瑒瑒得不生靈運玄所舉將才戴逵  
卽處士戴逵弟也驍果多權畧逵厲操東山而遂以  
武功顯謝安嘗謂逵曰卿兄弟志業何殊對曰下官  
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

謝萬

萬字萬石嘗同蔡系送客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  
落牀至冠帽傾脫萬徐起拂衣就席神爽自若坐定  
謂系曰幾壞吾面系笑曰爾本不爲卿面計時以此  
兩稱之太原王述萬妻父也述刺史楊州日萬衣白  
綸巾乘平肩輿徑造其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  
君侯信是癡述曰非無此論恐晚合耳

嘗受任北征矜豪傲物惟以嘯咏自適兄安深憂之  
謂曰汝爲元帥宜有以撫輯衆心萬乃召集諸將都

言身小紀 卷十一 二  
無說第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未幾爲虜敗時謝氏尤秀彥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  
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小字也韶卽萬子

朗字長度少孤善玄言總角時病新起體羸不堪勞  
適詣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論遂至相苦母王再遣  
信召還安固畱欲使竟其論王氏徑自出云新婦少  
遭艱痛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携之入安謂坐客曰  
家嫂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仕終東陽太守  
朗子重字景重亦負才名嘗侍會稽王道子坐值月  
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不如微雲點

綴道子戲謂曰卿居心不淨乃欲滓穢太清重子綯  
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不堪謂曰汝父  
昔已輕舅汝復爾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綯父王胡外  
孫亦素無禮於舅故云

### 王羲之

羲之字逸少導從子年十三周顛見而奇之時重牛  
心炙坐客未嘗顛先割啗羲之自是名顯從伯敦嘗  
謂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裕時負重  
名故云郗鑒嘗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  
觀羣從門生歸報曰王氏諸少竝佳然聞信至咸自

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若不聞也者鑒曰正此佳壻耳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朝廷愛羲之才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授護軍又辭殷浩書勸之羲之報書曰自兒妻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奉揚國威故當不同凡使殊不同居護軍也已拜右軍會稽內史殷浩北伐羲之策其必敗移書止之言極切至浩不聽卒敗又嘗書誠謝萬云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萬不能用卒敗

羲之少與王述齊名而意輕述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絕不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候已輒灑掃待如是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亦獨不過羲之第臨發一別而已羲之耻爲之下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輩不及坦之耶述後檢察會稽羲之遂稱病去於父母墓前自誓誓文甚苦朝廷知之亦不復徵

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京師初渡浙江有終焉之志會稽多佳山水名士咸居之羲之嘗偕其同好孫

綽許詢支遁等宴集山陰之蘭亭自爲序以識其志  
序成或方之潘岳金谷詩序云去官後與道士許邁  
爲採藥遊恒不遠千里探名山泛滄海無所不劇每  
歎曰吾當以樂死

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常就之見牀帷新麗飲食豐甘  
詢曰保全此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  
得保此時羲之在坐笑謂曰倘令巢許遇稷契當無  
此言二人竝有愧色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  
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  
應爾正須賴絲竹陶寫之恒恐兒輩覺此樂趣

羲之既優游無事嘗與謝萬書云東遊還修植桑果  
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笑詠其間有一味之甘割  
而分之雖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令舉策數馬仿  
彿萬石遺意比尚當與安石東遊山海行視地利永  
食之餘擬與親知時共歡讌常思陸賈班嗣楊王孫  
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羲之愛鷺喜其鳴尤精隸書冠絕今古會稽有孤居  
姥養一鷺善鳴求市之不得遂携親友命駕往觀姥  
聞羲之來爲烹此鷺以待羲之歎息彌日又山陰一  
道士嘗養佳鷺羲之往觀喜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



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鷲而去  
羲之嘗在戟山見一老姥賣六角竹扇不售為取其  
扇各書五字姥色愠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  
求百錢姥如言頃刻立售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  
而謝之嘗詣一門生家見棊几滑淨因命筆真草相  
半門生父不解後竟刮去之門生驚懊不已  
羲之嘗自言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  
行也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為墨使人耽之  
皆若是未必後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却惜及其暮  
年翼乃歎服嘗以草書答庾亮翼見之與羲之書云  
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爾忘失常恨妙  
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其  
為翼所重如此

王徽之

徽之字子猷性放誕嘗參軍桓溫府君擊鼓散帶不  
事事後又參軍桓冲府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  
曹問管幾馬曰不問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  
曰未知生焉知死冲嘗謂徽曰卿在府日久當相料  
理徽之直視不答第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大有  
爽氣

吳中一士夫家有好竹徽之聞徑往造其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爲灑掃設具徽之不顧將出主人竟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去每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故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乃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逵在剡便乘月泛舟詣剡及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故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弟獻之讀高士傳賞并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時人以傲薄之

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是獻之病術人云生人有樂代者死可生徽之遽曰吾才位不及弟請以餘年代術人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足亡者年耳今君算與俱盡何代也未幾果繼卒

王獻之

附疑之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風流獨冠嘗觀客携蒲曰南風不競客曰此郎管中窺豹亦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徑拂衣去嘗與兄操之徽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旣出客問安三王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故安曰吉人辭寡又

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遇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有偷入盜物都盡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

獻之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如堵桓溫嘗使書扇筆悞落輒因之畫作烏駝犂牛咸驚其妙絕焉謝安嘗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

時議者謂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能及獻之骨力不逮父而雅有媚趣桓玄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表置左右玩之太極殿新起安欲使獻之題榜而難言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成榜未題而匠悞訂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書成鬚鬢爲白因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敢逼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旣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以貴驕士非道非禮非道僭耳直驅出門獻之亦不以屑意嘗遇疾家人爲

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有何德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邳家離婚獻之前妻邳曇女也

王氏世奉五斗米道而凝之奉彌篤孫恩之亂凝之不爲兵備惟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當自破耳竟遇害凝之義之次子

制曰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擅美一時其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獻之雖有父風而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故亦翰墨之病與子雲擅

名江表然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雖禿干兔之毫聚無半分之骨夫盡善盡美其惟逸少乎點曳之王裁成之妙煙霏霧結狀若斷而還聯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心慕手追斯人而已

許邁

邁字叔玄句容人恬淡不慕仕進嘗造郭璞璞爲筮遇泰之上爻發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於是築精舍餘杭之懸雷山而時往來茅嶺之洞室謂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所常遊處也及父母終遂徧遊名山餌芝朮斷穀食能服氣一氣

千餘息又嘗棲桐廬之桓山而藩其四面不許人近  
好道者許登樓與語後乃遺書別其婦又書王羲之  
謂自山陰至臨安多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  
徒諸得道者皆在焉後莫測所終

桓伊

伊字叔夏性冲退善音有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  
徽之赴召泊舟青溪伊素不識徽之輒從岸上過船  
客呼其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令人謂曰聞君善  
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因重徽之名便踞胡  
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孝武時王國寶專利無檢寶謝安婿也安惡其爲人  
頗抑之遂讒安於帝伊一日侍宴帝命伊吹笛伊怡  
然爲吹一弄旋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足以  
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爲  
敕御妓奏笛伊云御府人與臣必不合臣有一奴故  
相習請得召之帝彌賞卽召奴奴至吹笛伊便撫箏  
而歌歌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  
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三  
叔反流言聲節慷慨安爲之泣下沾衿乃越席就之  
將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帝有慙色

朱伺

伺勇而訥目不知書見鄉里士大夫惟揖稱名而已  
陶侃鎮江夏署伺爲左甄以戰功封亭侯領騎督時  
西陽夷入寇太守楊珉日聚督將議方畧而鮮有任  
者伺獨不言珉問曰朱將軍何默默伺曰諸君以舌  
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  
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  
珉大笑識者以爲知言

朱序

序字次倫鎮襄陽符堅遣其將符丕率衆圍之先是  
序母韓氏親登城審勢謂西北角當先受敵乃率百  
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預斜築城二十餘丈其後  
賊攻城西北角果潰憑新築處固守得完襄陽人遂  
號其築爲夫人城

序旣累戰勝賊兵頗驕會督將李伯護者爲賊應竟  
陷襄陽序遂沒於堅然其意每思得當以報會堅南  
侵大兵屯項而先令符融以三十萬衆進逼肥水因  
遣序詣謝石誇示兵威序密謂石曰若堅百萬衆悉  
到誠難與爭鋒及其未齊擊之可得志也於是石遂  
以精兵八千涉肥水戰堅衆小却序輒在軍後大呼

曰兵敗矣衆遂大潰序卽脫歸朝

陳壽

壽字承祚少好學師事譙周先仕蜀以不附宦人黃皓屢見黜落入晉張華愛其才舉孝廉嘗撰蜀相諸葛亮集又撰魏吳蜀三國志六十五篇時稱良史張華嘗言當以晉書相付然丁儀丁廙有盛名壽乃謂其子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立傳而壽父爲馬謖參軍謖誅壽父亦髡遂議亮不長於將畧士論以此少之

王長文

長文以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辟別駕徑微服遁去莫知所之後見於成都市但蹲踞齧胡餅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人比之楊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晚遭陸續玄道遂顯通玄經未遭陸續耳太康中蜀土大饑長文貧貸多無償郡縣切責刺史徐幹知而捨之亦不謝後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出行輒著白旃小鄣當時異之

孫盛子放附

盛字安國博學精名理時殷浩名擅一世而盛獨與



抗兩人嘗對食以論議不合奮擲塵尾至毛盡落飯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理竟不定爲桓溫參軍嘗與溫賤論其所遣從事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亦不罪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溫見之大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還向父號泣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竊改之盛爲寫兩定本寄慕容儁至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相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盛子放字齊莊七八歲時嘗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

曰君亦來耶放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於邁亮問欲齊何莊放曰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耶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可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之流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放答曰未若諸庾翼翼已顧語人曰我故得重稱奴父也

于寶

寶字令升博學多才嘗爲著作郎先是寶父有所寵婢寶母甚妬之父亡母生內之墓中寶時年小不知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歸經日因



言其父嘗與飲食家中吉凶事輒與語亦殊不覺地  
 中惡寶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  
 復蘇言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於是遂撰  
 搜神記二十卷集古今神祇靈異諸變幻狀甚悉劉  
 惔見之謂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鄧粲

粲以高潔著名與劉麟之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  
 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冲卑辭聘粲為別駕粲乃應  
 之二劉謂曰卿何忽爾改節殊失眾望粲笑答曰足  
 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也夫隱之為道朝亦可

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三劉無以難之然  
 粲自是名譽稍減未幾以病乞去

習鑿齒

鑿齒字彥威博學能文桓溫有異志陰問蜀人之知  
 星者國祚脩短星人云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決  
 無虞至五十年外不論溫不悅為賜絹一疋錢三千  
 星人懼馳白鑿齒曰賜絹一疋令自裁也惠錢三千  
 以買棺耳齒曰君幾誤死此以絹錢供道里費聽君  
 去也星人喜明詣溫別溫問故具以齒言對溫笑曰  
 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徒三十年讀儒書不如

一詣習主簿時有桑門釋道安者才俊辯自北來荆與鑿齒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齒應聲曰四海習鑿齒時以爲佳對云

鑿齒以溫覬非望爲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於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氏雖受漢禪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凡五十四卷冀裁溫之逆萌後竟以脚疾廢符堅陷襄陽聞釋道安與齒名爲輿而致之與語大悅曰晉氏平吳利獲二陸今破漢南得士才一人有半以其病脚故云溫弟祕亦有才名素與齒善齒嘗與祕書曰吾來寧

陽觸目悲感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盼漁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躊躇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儀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

徐廣

廣字野民侍中徐邈弟世以學業顯義熙初領著作奉詔撰晉紀四十六卷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橫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謝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更歔歔泣下固辭衰病乞歸桑梓

顧和

和字君孝自少有風望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榮謂之曰卿其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辟為從事周顛嘗遇之會和方擇蠶夷然不動顛指和曾笑謂曰此中何所有和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導嘗謂和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和由是知名

袁喬 山松

喬字彥叔桓溫謀伐蜀衆以為不可喬獨勸之曰蜀雖險固方胡為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險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騎速進及彼有聞而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可一戰擒也溫然之及兵入議者欲兩道以分賊勢喬曰

言史小紀 卷十一 三四  
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  
戰若分兩道軍力不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若全師  
直進棄去釜餽齋三日糧勝可必也溫從其言遂降  
李勢  
喬孫山松襟情秀遠尤善音舊歌有行路難曲詞疎  
質山松爲文其詞婉其節每因酣醉縱歌之能令聽  
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  
繼之人稱三絕焉又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  
每出遊亦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  
道上行殯

袁耽

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桓溫少時游於博徒  
貲產俱竭尚有負進思自振莫知所出乃求濟於耽  
耽畧無難色遂變服著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  
藝名債主習聞之而未識面謂曰卿當不辦作袁彥  
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斗絕探布  
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

王恭

恭字孝伯才地高華尤美姿儀濯濯如春月柳嘗著  
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慨然曰真神仙中人

起家著作佐郎曰仕宦不爲宰相何足騁才志遂辭疾孝武帝時累官中書令會稽王道子嘗置酒東府宴集朝士淮陵內史虞珽妻裴氏能服食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悅之令與賓客談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當有失節婦人一坐驚悚道子大慙恭能誅佞臣王國寶乃復與譙王尚之構竟被殺

### 殷仲堪

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類推慕嘗侍孝武帝帝問曰昔有患耳者聞牀下蟻動謂爲牛鬪是卿何人仲堪流涕起曰臣進退維谷蓋患此者仲堪父也帝亦嘗示仲堪詩謂曰勿以已才而笑不才其出鎮江陵也帝謂曰卿本廊廟之寶忽作荆楚之珍今去有日使人酸然良以慨恨其見親重如此

### 劉毅

毅剛猛沈斷而多狠愎初與劉裕共起義誅桓玄已遂矜功與裕二及居方嶽怏怏不得志每讀史至藺相如之下廉頗輒絕歎以爲不可能嘗云恨不遇劉項與共爭中原也自敗桑落知物情已去彌增憤激一日帝大宴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

始出風流蓋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云  
毅初在京口甚屯宴嘗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  
司徒長史庾悅適與僚佐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合  
一射甚難君於諸堂竝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  
耦遂散去惟毅獨畱射如故既悅食子驚毅求其餘  
悅又不與毅心銜之已得志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  
使人微示旨悅忿懼而卒

劉裕時東府常聚擣蒲一判每至數百萬餘人並黑  
犢還惟裕及劉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  
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按五木  
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時四子俱黑獨一子轉躍未  
定裕厲聲叫盧卽成盧毅意殊不快黑其面如鐵色  
姑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諸葛長民

劉裕討毅時以長民監畱府事長民驕縱貪殘多不  
法心疑裕不能容適聞毅誅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  
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遂謀爲亂其弟黎民復促之  
長民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  
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本先疑之西征故以老母弱  
弟相託及旣斬毅將還都業尅期而故遲遲輒輕舟

忽進潛入東府出長民不意先伏壯士丁昨於幙次  
長民入與權相語且罄素所未盡者長民正喜甚昨  
忽自後出拉殺之

何無忌

無忌劉牢之甥也劉裕初爲牢之叅軍與無忌深相  
結桓玄篡遂密共圖玄時劉毅家京口亦善無忌一  
日言及興復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  
下自有強弱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  
澤之中豈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劉下邳無忌笑而  
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起義襲京口桓玄聞甚懼

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耳勢必無成玄曰裕勇冠三  
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而擣蒲一擲百萬何無  
忌酷似其舅今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魏詠之

詠之字長道家貧嗜學生而免缺聞荊州刺史殷仲  
堪帳下有名醫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賫  
數斛米西上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言其意仲堪遂  
爲召醫醫曰可割而補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  
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遂處  
別室食薄粥閉口不語盡如醫言缺竟補始爲仲堪

言身州紀  
卷一  
客後竟踐其位

雪廬讀史快編卷十八

讀晉書

唐文皇帝御撰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張軌

惠帝初軌爲征西軍司時方多難軌陰圖據河西筮  
得泰之觀投策起曰此霸兆也遂求爲涼州刺史至  
則討破鮮卑斬萬級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遂大城  
姑臧先是漢末燉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城西泉水後  
當竭竭則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伯者出焉



至魏嘉平中郡起學館果於泉上築雙闕與東門相望矣及是張氏霸然世效忠順稱西藩

張寔

寔張軌子也雖專制涼州而乃心王室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羣僚皆上稱功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作此言徑表上之嘗因國荒旱下令國中有面刺孤罪者酬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米羊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說寔納之爲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涼州大治  
愍帝蒙塵寔大臨三日遣司馬韓璞等率步騎一萬

東赴國難璞次南安諸羌引軍斷其路相持百日許不能前糧矢且竭璞乃殺牛饗士灑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然則從我令乎曰從遂鼓譟直進會張閭援兵亦至夾擊大破之斬級數千遂東拒劉曜

張茂

寔弟茂字成遜虛靖嗜學不以世利嬰心旣嗣兄位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閭曾者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岩收曾謂曾妖妄請誅之茂曰吾信勞人

且曾稱先公之命何謂妖乎吾過也吾過也遽令止  
後武公軌謚也

初韓璞之東也劉曜怒遣將攻璞且盛兵西侵河西  
大震茂出次石頭謂參軍陳珍曰曜善用兵士卒習  
戰若剋南安席卷河外計將安出珍曰曜雖乘威怙  
衆恩德未孚關東未固其所將皆氐羌烏合度不能  
曠日持久增隴上之戍而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  
者珍請率敝卒數千爲明公擒之茂大悅令率騎一  
千八百往援時曜已陰欲歸而聲言將收隴西珍竟  
募氐羌衆擊曜走之

張駿

駿字公庭劉曜使人拜駿涼州牧駿遣叅軍王隲報  
聘曜謂隲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  
之乎隲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約和而云不能  
何也隲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  
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  
可也若政教凌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  
顧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爲重禮遣之  
駿欲通使京師假道於蜀李雄不許駿乃遣從事張  
淳請稱藩以假道雄大悅時雄有憾於南氏淳因說

雄討滅南氏掃氛燕趙拯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  
邑雄心怒其語僞許之而計將覆淳於東峽蜀人橋  
贊密以告淳淳乃詣雄言曰寡君使下臣行無迹之  
地萬里表誠以陛下能矜戮力之臣成人美節也若  
欲殺臣者當顯白都市云涼州通使琅邪假塗於我  
主聖臣明發覺殺之使義聲遠著威赫天下而乃令  
盜殺江中心迹曖昧何以揚休烈震敵國乎雄大驚  
曰安有此卽放還時有言張淳壯士宜留任者雄曰  
壯士豈爲人留

隴西之地雖稱臣於晉而不奉中興正朔建  
置官屬擬於王者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飾以  
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又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  
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  
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  
其章服器物竝依方色駿厲操勤政總御文武咸得  
其用遠近號爲積賢君

張重華

康獻后臨朝詔遣御史俞歸進重華爲涼公重華時  
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其親信臣沈猛謂歸曰朝  
廷加慕容皝以燕王而我家世忠晉室乃反不如鮮

言身性系 卷一  
何以勸忠義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王至於夷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蠻狄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必羣起攻之矣聖上以貴公忠義故爵之上公奈何比鮮卑哉且令貴公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恭迎天子天子復何爵何位以加賞乎猛反命重華遂止

張天錫

天錫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字公純嘏入朝朝士笑其三字改字純嘏天錫耽賞園池頗廢政事時有疏諫者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誼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潔廉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颺風則惡凶狡之徒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錫故以辯捷自雄卒敗於姚萇國亡

天錫遙與晉盟嘗遣其從事中郎韓博送盟文於桓溫博有口辯一日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博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耶博應聲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司馬姓刁那得韓盧後耶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爲刁也彝竟爲之詘

李暉

言史懷紉 卷十八 五  
曷字玄盛少涉經史工屬文長習孫吳兵法呂光之  
未爲羣雄所奉遂啓霸圖兵不血刃坐定千里於是  
慨然著述志賦其畧云蔑玄冕於朱門羨漆園之傲  
生尚漁父之滄浪欽飛鳳於太清超霄吟於崇嶺奇  
秀木之凌霜將戢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高驤攀瓊  
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淶漿時弗獲靜心往形畱眷駕  
陽林宛首一丘衝風沐雨載沈載浮乾扉奄寂以重  
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德於園流  
遂乃去玄覽應世賓疾風飄於高木迴湯沸於重泉  
云 文多不具載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栢漆張駿之

世取於秦隴植之終皆枯死而酒泉宮西北隅忽有  
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意歎僻陋遐方立  
功非所也又著大酒容賦表恬豁之懷餘詩賦數十  
篇行世

孝友

李密

密字令伯少仕蜀爲郎入晉詔徵太子洗馬密以祖  
母年高上表陳情帝覽表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聽  
終養後服闋徵至洛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曰可  
方齊桓華問其故曰齊桓任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

言史傳紀 卷十八  
流安樂公得諸葛而抗魏任黃皓而亡國其成敗一也又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孔明與凡人言無已敵者是以碎耳萃善其對

盛彥

彥字翁子有至性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母既疾久婢使數見捶撻憾之伺彥偶他適輒取蟻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抱母慟哭幾絕母忽豁然從此日疾遂愈陸雲爲薦之朝

王哀

哀字偉元以孝著三徵七辟皆不就一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芘身吾德薄不足以芘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令兒負鹽鼓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如林安丘令以爲詣已也方整衣出迎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罄折而立云門生某爲縣役故來送耳因執手去令驚卽放之更以爲恥

顏含

含字弘都自少以孝友著多異感仕元成時累進光

言身性錄 卷一  
祿大夫時論者爲王導帝師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  
禮太常馮懷以問於舍舍曰此或是諸君事宜鄙人  
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  
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與人有論少正卯盜  
蹠其惡孰甚者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舍曰爲  
惡彰露人得加戮隱伏之慝非聖莫誅由此言之正  
卯甚矣時以爲名言郭璞嘗欲爲舍筮舍曰年在天  
位在人無勞筮也

劉殷

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盛冬思董而不得  
食爲不飽殷知之號哭澤中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  
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得董斛許而歸又嘗夢人謂  
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鐘銘曰七年粟  
百石賜孝子劉殷果食之七載始盡有七子五子各  
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  
俱興北州之學惟殷氏獨盛

忠義

嵇紹

蕩陰之敗天子蒙塵百官侍衛莫不散潰者惟侍中  
嵇紹儼然端冕以身捍帝值兵交御輦飛矢雨集紹

言史懷紉 卷一  
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痛惜之及事定左右  
請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也戒勿浣后東海王越過  
紹墓爲哭之慟刊石立碑  
紹初在武帝朝以祕書丞起家或謂王戎曰昨於儔  
人中始見嵇紹昂昂如野鶴之在鷄羣戎謂曰君未  
見其父耳裴頠嘗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  
無遺才謂其有人倫鑒也嘗在齊王回坐回知紹善  
音令左右進琴紹正色對曰紹雖不才忝備常伯腰  
紱冠冕鳴玉殿庭而乃爲王執伶人之役乎回慙而  
止紹嵇康子延祖其字

嵇含

含字君道嵇喜孫也王粹以貴公子尚主事館甚盛  
圖莊周於室一日廣集朝士使含爲讚含竟作弔文  
序曰帝婿王弘遠萃池豐屋廣延儁彥而圖莊生垂  
綸之象所謂託非其所可弔而不可讚也其詞畧云  
邁矣莊周天縱特放氣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季  
真風遐散借玄靜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  
之詞家畫先生之象於乎王生有出無處池非巖石  
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  
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棲煙霞之徑死寄彫楹之屋



託非其地沒有餘辱云云粹甚愧之

韋忠

忠字子節志慷慨杜門不交當世介如也裴秀見而  
奇之命子願造焉每託辭不見家貧藜藿不充而樂  
趣不改願為僕射嘗言之司空張華華辟之不赴入  
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  
實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豈丈夫之作用  
也逸民常有心想託我我正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泥  
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未幾張與裴俱敗

劉敏元

永嘉之亂敏元避地西奔適同縣營平者年七十餘  
矣隨敏元行道遇劫敏元既得免欲殺平敏元懇為  
乞命諸盜皆許而中一盜獨瞋目叱曰吾必殺此老  
憂不得汝乎敏元怒奮劍曰吾與此老親非骨肉誼  
非師友徒以笑獨見投故力懇諸公皆慈愍汝獨何  
為者顧謂諸盜曰諸君子事業上為高皇光武下亦  
不失陳項當使所過稱詠功德而奈何畜此人損盛  
美當立除之以成諸君霸王之業輒前欲斬之諸盜  
為解而去

良吏

胡威

威字伯武其父質爲荊州刺史威自京都往省家無僮僕獨身驅驢以行及至停數日告歸父賜絹一疋爲裝威曰大人清官何從得此質曰吾俸餘也感受之質有帳下督乃先爲裝於百里外候威至佯乞同行每事資給威心疑誘問得其故乃出父所賜絹謝督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督一百除其名威後以徐州刺史入朝武帝問之曰卿清孰與卿父對曰臣不如父帝曰卿父以何勝卿對曰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帝嘉之

吳隱之

隱之字處默素清修嘗爲廣州刺史之官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相傳飲此者欲無厭隱之故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至州惟食乾魚蔬菜雜糧器服皆村外庫詔旌之賜錢五十萬粟千斛其後歸妻劉氏齋沈香一斤隱之見投諸湖隱之嘗嫁女謝石知其貧遣使爲助經理使至第見吳婢牽一犬出賣他無所辦蕭然而已

儒林

文立

立字廣休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譙周門人以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而立獨爲顏回仕蜀位尚書入晉位太子中庶子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三人子孫流徙中都者竝爲敘用以慰巴蜀人心一以傾吳人士望詔從之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請移問太僕帝善其對

劉朶

濟南劉朶字延世博學強記撰著百餘萬言青州人重之無敢字朶者忽一日有客直造朶門呼曰吾欲見劉延世門人大怒朶曰聽前旣進踞牀問朶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朶歷數答之復云猶多有疑客問疑者兆述畢客曰易解耳爲一一剖晰朶豁然意解及客發一難朶默不能對客辭去朶固畱之客曰往親親會葬後宜復來旣去朶令人視葬家絕無此客竟不得其名姓

杜夷

夷字行齊操尚貞素居貧不營生產而經籍圖緯之學無不淹悉惠懷之世辟命接踵竝閉戶不應授生徒千人元帝聞其名徵拜祭酒辭疾未嘗朝會帝欲

讀史快編 卷十八 十一  
親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輕出帝與夷書曰吾與足下情在忘言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命皇太子三造其廬執經問義臨終遺戒其子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冠舄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葬務簡儉然亦不須苟取矯異也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

徐邈

魏生沈雅孝武帝時爲太傅謝安所推豫章太守范甯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風政吏假還者必訊其官長得失邈遺甯書曰足下誠畱意百姓願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採達耶非徒無益恐反爲蠶漁資且何可縱小吏爲耳目也世寧有端人貞士而多所告白者自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因小忠以成大不忠藉小信以致大不信足下但擇公方人爲監司而身自平心居宗亦何取耳目哉識者是之邈一日詣東府正值衆賓酣飲誼譁道子迎謂曰君亦時有暢不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笑亦不以爲忤

韋謏

謏字憲道好綜覽多著述仕劉石之朝四登九列六

在尚書三任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著伏林三千餘言遂衍爲典林二十三篇諸撰集世事數十萬言皆有才義以諫納降胡爲冉閔所殺併殺其子伯陽謾嘗爲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不肖誠如尊教亦幸正值軟抵耳時人傳爲嗤笑

范弘之

弘之字長文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卒請謚下禮官議弘之上議曰石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勤勞僉推匪懈淮肥之捷皇威遐鬯雖天亡狡寇石與有功焉然而黷貨京邑聚斂無厭坐擁大衆侵食細民財用糜於絲桐紈綺盡於婢妾此亦人臣之大蠹也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又敘桓溫移鼎之迹以是叢怨出爲餘杭令

文苑

成公綏

綏字子安有俊才閑默自守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爲嘯賦其畧云逸羣公子體奇好異教世忘榮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遊志於是

延友生集同好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於時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燦起飄游雲於太清吸長風於萬里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近取諸身清激切於笙竽優潤和於瑟琴收激楚之哀荒節比里之奢淫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嘒亮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湃而奔壯奏胡馬之長嘶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若離若合亦斷亦續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於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靄之溷濁若乃登崇岡凌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臯蘭之倚靡蔭脩竹之嬋娟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行而不流住而不膩隨口吻以發揚假芳喉而遠逝於時綿駒結舌王豹失色虞公止歌甯子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凰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至極張華讀之歎伏以爲絕倫所著雜詩賦十餘卷行世

左思

思字太冲貌寢口訥而善屬詞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已復欲賦三都遂移家入京訪遺事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楮得句卽疏之賦成時人未之重以安定皇甫謐有高譽因造謚出示之謚稱善遂爲之序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於是豪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作此賦聞思爲之撫掌大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賦出機讀之絕歎服以爲不能加遂輟筆思臨菑人

趙至

至字景真年十四詣洛陽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問爲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遂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返年十六遊鄴復與康遇隨康還山陽康每謂曰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至初與康兄子蕃友善後將遠適與蕃書敘離詞情慷慨頗傳於世

書畧云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據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

首靡託或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徘徊九臯之內瞻睇  
重臯之顛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咏溝渠良不可度  
斯亦行路之艱虞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若乃蘭芷傾  
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風波潛駭危機  
密發移橘柚於玄朔榮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  
奏韶武於龔俗投入夜光鮮不按劔吁其悲矣心傷  
悴矣夫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  
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躡雲雄心四據披艱掃穢蕩  
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  
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翅遠逝自非知

命能不憤悵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  
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從容顧  
盼綽有餘裕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  
嵇生遠離隔矣玆玆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  
涉矣携手之期邈無日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臨  
紙意結知復何云至才氣縱橫太康中以良吏赴洛  
方知母亡自傷榮養不遂號憤慟哭卒

褚陶

陶字季雅弱不好弄惟清談閒默以墳典自娛年十  
二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



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  
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  
鳴朝陽謂東南之美已盡不圖復見褚生機曰公未  
睹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  
寶不匱

張翰

吳人張翰字季鷹縱任不拘時號爲江東步兵會稽  
賀循入洛經吳閶門彈琴船中翰初不相識輒詣循  
談遂大相得問循知其入洛乃曰吾亦有事北京便  
同載去竟不告其家人後爲齊王回掾知禍難方殷  
謂同郡顧榮曰夫有四海之望者求退良難榮執手  
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秋風  
起忽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  
羈數千里外以要名爵竟命駕歸或謂曰卿縱適一  
時可也獨不爲身後名耶翰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卽時一杯酒所著文四十篇行世

袁宏

宏字彥伯有逸才會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謝尚  
鎮牛渚秋夜乘舟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宏時適在  
別舫中諷詠聲旣清會詞復藻拔尚駐聽久之遣問

詩史懷緒 卷十八  
馬答云是袁臨汝郎蓋宏父勗先爲臨汝令也其詩  
卽詠史之作尚有勝致卽迎過舟與談申旦不寐自  
此名譽日茂宏撰後漢紀三十卷竹林名士傳三卷  
詩賦誄表凡三百首傳於世

宏嘗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  
彝溫甚忿又憚宏爲時文宗不敢顯問一日游青山  
歸命宏同載因及之宏答曰固有之未遑啓耳溫疑  
不實曰君爲何辭宏應聲云風鑿散朗或搜或引身  
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溫泫然而止  
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詰宏曰

家公勲跡君賦何以獨遺宏窘亟答曰已盛述何言  
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靖亂長  
沙之績青史所贊胡奴乃止

宏嘗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一日與王珣伏縉同在  
溫坐溫令縉讀其賦至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  
野誕靈物以瑞德美授體於虞者疚泥父之洞泣似  
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  
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於天下後  
便移韻從事於寫送之致似猶未盡縉云得益寫韻  
一句或爲小勝宏應聲曰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

言史懷紉 卷十八 十九  
獨寫珣咏味久之謂縉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

伏縉

縉字玄度爲桓溫參軍深被知重每宴集必命縉同遊溫征壽陽縉以淮南屢叛爲著正淮論二篇詞極贍雅孝武帝大會西堂縉與坐還下車亟呼其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縉在坐不此故未易得也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系之亦有文譽

羅舍

舍字君章少嘗晝寢夢一鳥文彩殊常飛入其口因驚起告其叔母朱朱曰子後必以文藻顯及長與謝尚爲方外之好嘗曰羅君章可謂湘中琳琅後爲桓溫府參軍溫使舍詣尚有所檢劾舍至不問郡事惟與尚酣飲累日及還溫問所劾事舍曰公謂尚何如人也溫曰勝我舍曰業勝公亦何須劾溫奇其意亦不責初舍入官舍有一百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庭階蘭菊叢生人皆異之

顧愷之

愷之字長康博學負才嘗爲箏賦自命可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當以高奇見貴參軍

桓溫府甚見親重溫卒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  
何依或曰卿憑桓公乃爾當作何哭狀答曰聲如雷  
震破山淚若傾河注海其好諧謔多類此後在殷仲  
堪府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  
遺牋仲堪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  
無恙已還荊州人問會稽山水愷之云千巖競秀萬  
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

愷之食甘蕉恒自尾至本人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  
丹青每畫人或數年不黠目精人問故答曰四體妍  
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圖裴楷  
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  
巖裏曰此子正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  
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  
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

愷之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白日易目  
斷歸鴻難又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以寄桓玄皆其  
平日最珍惜者玄發其厨後取畫而前緘題如舊還  
之給云未開愷之見了無怪色直云妙畫通靈變化  
而去亦猶人之登仙性好吟自謂得先賢風致或請  
作洛生咏則曰何至作老婢聲嘗爲散騎常侍與謝

言史快編 卷十八 二一  
瞻連省每於月夜長吟瞻聞遙贊之愷之聞贊彌自  
力或瞻倦將眠故令人代已爲贊愷之不覺也則竟  
至申旦  
尤信小術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爲圖其形於壁以  
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情女許之爲密  
去針而愈桓玄嘗遺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  
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遂引葉自蔽玄就溺焉  
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珍之人言愷之體中癡黠各  
半合而論之正得半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  
絕癡絕有文集行世晉陵之無錫人

外戚

杜乂

乂成恭皇后父有盛名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  
脂目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  
乂形清司徒蔡謨甚相器重乂卒後謨嘗言於朝曰  
恨諸君不見杜乂其爲名流所重如此時褚裒亦與  
乂齊名有簡貴風桓彝嘗曰季雅有皮裏春秋言其  
外無臧否內有褒刺也謝安亦云裒雖不言而四時  
之氣已備裒康獻皇后父

王濛

濛字仲祖少放縱不羈無鄉曲之譽晚節勵行不修  
小潔而以清約著稱善隸書美姿貌嘗攬鏡自照呼  
其父字曰王文開乃有此兒與沛國劉惔齊名相友  
善濛嘗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以惔方荀奉倩濛  
比袁曜卿凡言風流者舉兩人爲宗焉謝安嘗云王  
長史語不甚多可謂有令音

簡文爲會稽王時常與孫綽商畧諸風流綽言曰劉  
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  
易令達而濛尤能言理辭簡而有會濛嘗求爲東陽  
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曰人言會稽王癡竟

勝字叔時元康初仕爲建康令望氣知亂將作遂稱  
疾去張華遣子勸之出不應所著注墨辯 叙曰名  
者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  
必也正名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  
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  
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  
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  
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  
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  
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

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  
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  
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  
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  
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集爲刑名二篇畧解  
指歸以俟君子

郭文

文字文舉軼人也性樂山水每入山輒彌旬忘返洛  
陽陷步入餘杭大辟山於窮僻無人之地倚木於石  
苦覆以居無壁障獨處十餘年猛獸過之亦不爲患

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葆其  
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  
於今之世康卒邁非命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  
孫登蓋恨不能用其言也或言登以魏晉去就易生  
嫌疑故託之默竟莫知所終

董京

京字威輦不知何許人常宿白社逍遙遊詠時乞於  
市得殘繒敗絮結以自覆與全帛則棄之孫楚常就  
社中與語或時載歸又遺之書謂其懷寶迷邦京答  
以詩曰夏政衰周道數便便君子顧影而逝洋洋乎

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悲哉乎悲之不  
可與對之以獨處玄鳥紆幙而不被害鳴隼遠巢乃  
以欲死盼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  
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  
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後數年遁去莫知所  
之但於寢處畱一石竹子詩二章其一曰茫茫太素  
剛簡敦密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  
逝將去此歸我自然之室其二曰孔子不遇時彼感  
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魯勝

癡也疾漸篤於燈前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  
得四十耶卒年三十九臨殯劉惔以犀杷麈尾置棺  
中爲慟絕久之濛哀靖皇后父

王蘊

蘊字叔仁濛之子嘗爲吏部郎每一佳缺出求者十  
輩蘊都無所是非但連狀白之簡文曰某有才某有  
地隨方進達不得者無怨焉後爲會稽內史會王悅  
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恭悅素相善遂畱十許日方  
還蘊問故恭曰與阿大語禪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  
非爾友也阿大悅小字未幾竟乖好其知人如此蘊



性嗜酒末年尤甚在會稽幾無醒日獨以和簡爲百  
姓所安蘊孝武定后父

隱逸

孫登

登汲郡人字公和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  
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無恙怒人  
或投諸水欲觀其怒登旣出便大笑文帝聞之使阮  
籍往觀與語竟不應嵇康從之遊三年問所圖終不  
答康將別去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知火乎火  
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

嘗有一猛獸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爲手探  
去之明日獸致一鹿於其側而去餘杭令顧颺與葛  
洪共造之携與俱歸未幾辭去令遺以皮衣韋袴辭  
不獲則置之至敗爛竟不服惟種菽麥採竹葉木實  
貿鹽以自供

王導聞其名遣人迎至處之西園園多林木魚鳥文  
亦安之朝士來觀者文頽然箕踞不爲禮溫嶠嘗問  
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寧獨無情乎文  
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  
遭疾病則爲烏鳶所食顧不酷與文曰埋藏者亦爲

言身性緒 卷十八  
三十一  
螻蟻所食復何異於時坐者咸有釣深味遠之言文  
嘗云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能窺其際也溫嶠云文  
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蓋柳下梁躋之亞  
文居導園七年一日忽求還山導不聽竟逃入臨安  
結廬山中時臨安令萬寵亦爲迎至縣中及蘇峻反  
餘杭殘破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謂其能前知也自  
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  
石安尸勿殯葬令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  
問曰先生尚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  
葬之葛洪庾闡竝爲作傳

### 宋纖

纖字令艾隱居酒泉之南山弟子受業者三千許人  
不應辟命張祚時燉煌太守楊宣圖其象於閣而頌  
之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  
太守馬岌躬造之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爲銘詩  
於石壁而去詩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  
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張  
祚復遣使者徵爲太子友纖應之及至稱疾上言曰  
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  
山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

家遂不食卒年八十二

祁嘉

嘉字孔賓清貧嗜學年二十時忽一夜牕間有聲呼之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錐所喪如山崖及旦遂逃去西至燉煌依學官誦書因博通經傳西遊海渚教授門生受業拜牀下者凡二千餘人

戴逵

逵字安道不樂當世獨以琴書自娛武陵王晞聞其善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更召其兄述述忻然抱琴往晞乃解孝武時累徵不至行郡縣敦逼不已徑逃入吳吳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遊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不反上疏請絕其召命詔許之逵乃還

陶潛

潛字元亮高尚不羈性嗜酒嘗爲彭城令公田二頃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令以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當飲時潛若先醉便語客曰吾醉欲眠君可去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潛歎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

小兒竟解印去性不解琴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其玄澹之致如此

刺史王弘慕潛甚嘗躬造焉潛稱疾不見弘乃密令人候其往廬山日遣潛故人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遂出與相聞潛亦不避歡宴窮日潛履敝弘顧左右爲造履請度潛便伸脚令度之弘欲要之還州問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而言笑賞適恬如也弘後欲見每於林澤中候之

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其畧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

藝術

卜珞

珣字子玉好讀易郭璞見而奇之曰吾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珣曰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然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得免雖然在南猶可延住此不過時月珣曰子勿爲公吏當見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珣曰此地雖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事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珣遂隱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珣珣謂使者曰非吾死所劉聰嗣乃拜太常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珣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剋之必矣聰曰朕欲勞卿行可乎珣

曰臣所以來正爲是也卽署珣平北將軍頻行謂其妹曰是行也死自吾分慎勿驚攻晉陽爲琨所殺

辛靈

靈性沈默無喜愠父母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爲理其殘亂者父母怒靈曰物生天地間各欲得性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愈怒曰卽如汝言復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亦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於是邑里中號爲癡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然多奇術與人治病積錮可立起尤善祛妖高悝家多鬼怪諸巫祝厭効不能除會靈過悝妻

之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乃以邪救邪安得已乎竝取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怪盡絕他所救愈皆類此後忽娶妻營產術稍衰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永嘉四年來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嘗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又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齋時每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石季龍造大武殿旣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於壁忽一日皆變爲胡狀

旬餘頭盡縮入肩中惟冠髻髣髴微出季龍祿不洩澄時對之流涕遂啓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曰得二年乎一年乎百日一月乎皆自答不得遂無言謂其弟子法祚曰戊寅歲禍亂萌也西石氏滅吾當先化矣尋卒後有沙門從雍州來言見澄西入關季龍掘冢視之惟見一石而無尸季龍曰石者我也葬我而去我將死矣明年季龍死遂大破

澄在鄴策未然事纖悉畢驗軍行勝負雖百千里外盡如日擊之初勒死季龍傾心事澄有加於勒衣澄

言身懷緒 卷十八 三十一  
以綾錦乘以雕輦每朝會日必引之升殿常侍以下  
悉助舉輿太子諸王咸相與扶翼主者唱大和尚卽  
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曰覲問視太  
子諸王五日一朝尊敬莫與  
聞澄與諸公遊笑曰澄公其以

雪廬讀史快編卷十九

讀晉書

唐文皇帝御撰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女

羊耽妻

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毘女也有才鑒初魏文帝  
不得立爲太子抱毘項謂之曰知我喜不毘歸語憲  
英憲英歎曰代君不可不戚主國不可不懼宜戚宜  
懼而反喜魏其不昌乎弟敞爲曹爽參軍宣帝謀誅  
爽或呼敞同赴爽敞難之憲英曰爽與太傅同受顧

命而獨專恣於王室不忠此舉度不過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安可不出若夫爲人任爲人死此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止誅爽敞歎曰吾不謀諸姊幾不獲於義

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伐蜀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忠在義思其所立惟母貽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全歸祐嘗餉錦被憲英惡其華爲反而覆之

周顛母

顛母李氏字絡秀少在室顛父浚時爲安東將軍因出獵遇雨止秀家會秀父兄出乃獨與一婢爲具數十人饌甚精腆寂不聞人聲浚怪覘之見秀甚美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秀曰門戶單寒何惜一女烏知非福已歸浚遂生顛及嵩謨已三子並貴顯秀謂曰我



屈節爲汝門妾計門戶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顛等敬諾自是李氏遂振中興時顛兄弟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謂曰憶初時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俱貴並列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時推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竟如其言

謝道韞

道韞王凝之妻也自幼聰敏有才辨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對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安謂其有雅人深致嘗內集俄而雪下安問此何所似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奇之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阿大中郎羣從子弟則封胡羯末不謂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凝之旣遭孫恩難道韞遂發居會稽閨政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道韞素聞柳名亦不拒乃簪髻

素禱坐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  
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  
柳退而歎曰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實頃所未見  
道韞亦云親從彫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曾  
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顧氏玄每稱之以敵  
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其優劣尼答曰王夫  
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  
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

劉臻妻

臻妻陳氏性聰辯能屬文嘗於正旦獻花椒頌其詞

日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  
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  
進見諸儀皆行於世

劉聰妻

聰妻劉氏名娥甚有寵於聰既冊后詔起鷄儀殿以  
居娥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私勅左右  
停刑手疏上畧曰廷尉之言關國大政忠臣豈爲身  
哉陛下不惟不納而反議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  
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愁咎皆歸妾距諫僂忠  
惟妾之故自古敗亡之轍未有不因於婦人者也妾

每覽古事忿忿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視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色荒之過聰覽畢謂羣下曰朕愧元達矣因手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

王廣女

女不知何許人姿甚嬌美而有丈夫之節廣爲劉聰西楊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楊州廣被殺女時年十五芳納之女佯許俄於閨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女罵曰我正欲誅反賊乃謂我反耶父仇不同天汝害吾父而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正欲誅賊耳今死自吾分何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通達以塞大恥言訖竟自殺芳止之不及

韋逞母

母宋氏家世以儒學顯氏初喪母其父撫之長授以周官音義謂曰此周公所作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是矣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吾今無男汝其受之勿令絕也已適韋生子逞躬課督之逞學成仕符堅堅嘗幸太學閱典籍殘缺博士盧壺對言正經粗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師傳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能傳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已八十而視聽無恙自非此

母無可開示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焉時號宋爲文宣君賜十

侍婢

符堅妻

堅妻張氏明辨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聖王御天下莫不因其性而懲之湯武滅夏商因民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乎術家有言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犬嗥鷄鳴又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無故作聲卽天道崇遠非妾所知據斯人事未見其可願陛下熟思之堅曰軍旅之事豈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敗氏卽自殺

竇紹妻

蘇氏名蕙字若蘭善屬文符堅時紹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乃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寄紹其詞婉轉循環讀之凄惋凡八百四十字迴文詩起此

段豐妻

豐妻慕容德女也性柔慧攻書史善琴德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豐豐爲人所讒見殺氏婺居德命改適壽光公餘熾氏謂侍婢曰貞女不二吾不能

同死乃有心重行哉然不從則違嚴君命於是剋日交禮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豔熾嗜之喜劇氏偽辭以疾經再宿熾亦不之逼三日求沐浴置酒言笑如常至夕乃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熾聞挽歌聲幾爲慟絕

篡逆

王敦

敦字處厚眉目疎朗有鑒裁通左氏尤好清談每素有重名又立功江左手控強兵威權莫貳遂欲專制

朝廷有問鼎意帝畏而惡之委任劉隗刁協等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釁始構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至壺邊盡缺焉然經畧指麾能使千里外肅然而麾下紘擾恒不能攝識者知其無成

王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愷又嘗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美人酒至敦導所敦故不盡飲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顧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爲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心懷剛忍若令當

世豈能令終也洗馬潘緇見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  
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  
敦性簡脫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術諸人皆有說惟  
敦都無所關但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  
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賞其雄爽石崇以豪奢矜物  
厠上常列十餘婢皆美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客如  
厠者皆令易新衣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  
色恬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敦故有色荒體  
爲疲有諫者敦曰此易耳爲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  
人竝放之時人歎異焉

敦之初發難也罪狀劉隗旣得志後復罪狀溫嶠使  
其兄含督錢鳳等以兵三千內向明帝下詔致討敦  
時已病輒揚言敦死以鼓士氣又詔曰敢舍王敦姓  
名而稱大將軍者斬王導復遺含書曰今日之事吾  
明目張膽爲六軍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但不  
知兄異時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云云  
於是含爲氣奪一戰遂潰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兄  
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今皆早死門戶衰世事去  
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起而困乏復臥未幾死敦無子  
以含子應嗣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臘塗其外埋之

廳事前及錢鳳斬遂發瘞出口焚衣冠跪而斬之懸首南桁

附沈充黨於敦敦之逆充與錢鳳實謀之兵發充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便還及敗亡歸吳興失道悞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詭內入重壁中因笑謂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爾以大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儒竟殺之已充子勁竟滅吳氏

桓溫

溫字元子生未朞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啼曰真英物也其父彝以嶠賞遂名之曰

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年十五父爲江播所害溫枕戈泣血志在復讐至年十八則播已死子虓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乃詭稱弔客入刃處於廬中并殺其二弟與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公主

溫旣累功進位太尉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北征還得一巧作老婢訪之則琨伎女也一見溫便潸然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衣冠入又呼婢問

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雖溫大恚乃褫冠解帶頽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覽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亦運有興衰溫作色謂四坐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犍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意蓋以況宏也坐中皆爲失色

溫旣以雄武專朝窺覲非望嘗臥對親賓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旣而撫枕起曰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不足遺臭萬載耶一日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跡如此時一比丘尼有道術一日浴於別室溫竊窺之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其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之尼答云公若作天子亦復爾爾

簡文不豫溫意將禪位於已而遺詔但云如諸葛武侯故事心甚不平自鎮赴山陵百僚奉迎皆拜伏道



側或云因此殺王謝中外危懼及謁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因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涓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涓浩子也以父爲溫所廢死遂不詣溫溫銜而害之故涓亦爲崇溫不言先帝云何故莫之知但見拜時溫口言臣不敢臣不敢未幾死溫將死其弟冲問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輩不爲汝所處分

孟嘉

嘉字萬年孟宗孫也庾亮辟爲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褚裒雅負倫鑒一日俱在亮坐人士畢集裒時猶未識嘉問亮曰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今安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既徧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將無是乎亮欣然益奇嘉

嘉後爲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賓寮畢集時有風至吹嘉帽墮嘉不覺也溫勅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良久嘉如廁溫令取還之嘉恬然溫命孫盛作文嘲嘉置嘉坐處嘉還見卽答之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言史懷紉 卷十九  
何謂嘉答曰漸近使之然

桓玄

玄生時有異小名靈寶負其才地雄豪自擬時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意得嘗登高望震澤喟然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自是漸萌不軌然好爲大言而無實力初自江陵內向無他處分惟先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照玩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測當使輕而易運識者笑之及旣篡以歷代皆有邈邈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

孫希之爲著作併給其資用復陰令讓而不受遂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

玄旣篡改元建始或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遂改永始亦王莽始執權之歲云僭逆冥符如此劉裕舉義討玄玄兵屢敗懼甚問其衆曰朕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及敗馮遷抽刀而前將刃之猶曰汝是何人敢殺天子

附 殷仲文爲桓玄佐命玄之九錫仲文詞也玄旣篡入宮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獨進曰將由聖德深重

讀史快編 卷十九  
地不能載玄大悅及乘輿反正仲文復抗表自解仍  
官尚書嘗於大司馬府中見一老槐樹顧之良久歎  
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遷東陽太守意怏怏行至富  
陽慨然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尋以謀  
反伏誅謝靈運嘗言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  
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祖約

約逃之弟也逃卒約代兄爲平西將軍遂領逃衆後  
以不預明帝顧命懷怨望久之奔石勒勒薄其爲人  
竟殺之并滅其親屬百許初逃有胡奴曰王安者逃  
遇之甚厚及在雍丘謂安曰汝家在北吾亦不乏爾  
一人爲厚資遣之安歸爲勒將及祖氏被誅安多率  
其部卒詣市陰求逃庶子道重爲藏之沙門時年十  
歲逃嗣得不絕後石氏滅道重南歸

蘇峻

峻字子高少爲書生舉孝廉起家淮陵內史王敦作  
逆峻隨庾亮軍大破沈充自是威望漸著朝廷以江  
外寄之頗負功驕恣潛有異圖庾亮疑而徵之遂拒  
命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  
能廷尉望山頭遂結祖約舉兵內向乘風縱火臺省

讀史快編 卷十九  
宮闕一時燼蕩侵逼六宮裸剝士女士女至以苦草  
自障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徹中外焉尋  
溫嶠起義梟首都市

孫恩

恩孫秀後也世奉五斗米道錢唐人杜子恭者有祕  
術嘗就人借瓜刀而以術入刀魚腹中使魚躍入刀  
主舟刀主剖魚得刀恩大奇之遂師子恭盡得其術  
自是愚惑百姓陰懷異志久之襲殺會稽內史王凝  
之郡邑望風瓦解東南大震焚劫剽掠流毒徧八郡  
婦女逃徙有嬰累不能去者至囊嬰兒沒之水而告

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恩初見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  
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已聞朝廷致討  
猶曰我割據浙江不失作句踐也及聞牢之濟江乃  
曰孤不羞走矣遂虜男女二十萬逃入海官兵撤復  
入掠如是者三劉裕討之恩窮促先沈其妖黨及諸  
妓妾於海猶謂水仙云

盧循

循孫恩妹夫也沙門惠遠一見謂之曰君雖體涉風  
素而志存不軌恩死衆遂推循出沒海中始自東陽  
永嘉流毒交廣其謀皆出徐道覆道覆又循妹夫也

道覆密謀欲具舟艦使人伐材南康山僞云將下都  
貨貿旋復稱力少不能致都下卽於郡減直市之居  
人貪賤爭取市各儲之家如是者數四船板大積而  
人莫之疑也及循舉兵道覆按前券取之居民無得  
匿者於是艦悉辦未幾爲劉裕所滅循之敗也悉召  
其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  
誰能同死或云官尚死某豈願生循乃悉沈諸辭死  
者而囚自投水死傳首京師

載記

漢

### 劉元海

元海名淵匈奴左賢王種生時多異徵幼好學師事  
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  
傳孫吳兵法嘗自言吾縱觀書傳竊鄙隋陸無武絳  
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固君子所恥也二生  
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  
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兼學武事妙絕羣輩時或慷  
慨獻歎縱酒長嘯識者知其非常人  
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宣竊議曰昔我先人  
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魏晉代興我單于

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矣王降同編戶今司馬氏  
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復舊業此其時也左賢王元  
海英武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欲恢崇單于必不虛  
生此人於是密使其黨呼延攸詣元海於鄴令請歸  
葬而因共推爲大單于

成都王穎鎮鄴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  
元海說穎曰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未易禦請爲陛  
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不吾  
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  
武皇帝子有殊功於王室誰不願爲殿下投命者設

一發鄴宮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必不復在  
殿下紙檄尺書誰爲奉之願鎮之以靜臣當獎帥五  
部以二部摧東瀛以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  
懸也於是元海至左國城二旬間已集衆五萬而王  
浚攻鄴穎竟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  
遂自奔潰真奴才也自是不復還自稱漢王尋僭

帝號

劉聰

聰字玄明年十四能究覽經史百家言習孫吳兵法  
尤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  
十五習擊刺騎射能彎弓三百斤太原王渾見而奇

之曰此兒吾不能測弱冠遊京師於諸名士無不交  
結樂廣張華尤奇之聰有異相初元海當心有赤毫  
三根長三尺六寸而聰左耳有一白毫亦長二尺許  
懷帝既北聰嘗引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嘗  
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  
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詞賦幸爲之朕  
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良久又引朕射於皇  
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  
研卿猶能憶否帝曰臣安敢忘聰曰卿家骨肉相殘  
何甚也帝曰此殆非人意天若爲陛下令自相驅除

耳不者九族敦睦陛下亦何由得之宴罷因以小劉  
貴人賜帝已數年乃逼帝行酒竟鳩帝

聰晚年淫虐復諫災異特甚聰子約死一指猶煖久  
之乃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復從至崑崙山  
三日復返不周見諸王公歿者咸在宮室甚壯號蒙  
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  
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死亡畧盡  
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約遂辭  
以通經一國曰荷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  
曰爲我遺漢皇帝復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

以小女相妻約歸置囊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取几上囊開之則白玉一方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卽馳使呈聰聰曰若審爾吾不懼死也及期子約先死聰尋病約乃晝見聰惡之謂劉粲曰往以約言爲妖比日累見之此兒定來迎我何圖人死乃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未幾死以囊玉殉永明劉曜字

附陳元達者少孤貧躬耕讀書年四十不交人世元海爲左賢王嘗聞而招之達不往旣僭號人謂元達曰劉公帝矣向招不往君其懼乎達笑曰彼公有籠

羅宇宙之志吾知之久矣往日不赴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固有以亮我二三日間恐驛書且至也是暮徵使至人曰君殆聖乎旣至署黃門郎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若早叩天門必處九卿訥言之任盈分者顛臣實懼之是以抑情桓盤待分而至元海大悅

趙

劉曜

曜淵族子養於淵白眉鬚髯不過百餘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好讀書不喜章句工草隸善屬文尤雄武



絕世能射鐵洞一寸許自以形質特異恐不容於世  
隱跡管涔山琴書爲通常閒居夜有二童子入跪曰  
管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劔一口因置劔再拜而  
去取燭視之劔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銘曰  
神劔御除衆毒曜遂佩之劔隨四時變五色其後僭  
位國號趙

曜弱冠嘗遊洛陽坐罪當死乃與曹恂亡奔劉綏綏  
匿之書匱載送王忠所忠送之朝鮮歲餘饑悴變姓  
名爲縣卒朝鮮令崔岳見而奇之推問所由曜叩頭  
自首乞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甚

也今詔捕卿甚急我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  
綬與卿俱去耳丈夫處世烏獸來投尚須拯援而況  
丈夫乎因厚遇資之書傳曜卽從岳質疑滯恩顧甚  
渥岳嘗謂曜卿命世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  
雄之魁卿其人矣及旣卽帝一日因讌設語及生平  
滋然流涕遂追贈岳恂等皆公侯

附陳安者氐羌帥也擁衆十餘萬自稱涼王曜屢征  
之不能克已爲曜將平先所破斬於澗曲安雄武絕  
世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  
俱發一殺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及與平先

言史傳紀 卷十九 十九  
遇先三戰奪其矛會日暮雨甚遂被斬安故善撫士  
衆隴右思之爲作歌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  
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驍驄文馬鐵瑕鞍七尺大  
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前當戰始  
三交失蛇矛棄我驍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  
河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矐聞壯而悲之  
後趙

石勒

石勒一名匄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  
所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

視有奇恐將爲天下患遣收之則勒已去矣所居北  
原山其草木皆有鐵騎象家園生人參花葉特茂異  
悉成人形嘗傭於武安爲遊軍所囚會羣鹿傍過軍  
人競逐之獲脫俄一老父來謂勒曰向者羣鹿我也  
以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

勒雖不學而雅好文史在行間常令儒生讀史傳聽  
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敗之故往往暗合諸朝賢  
竊聽者無不推服焉一日使人讀漢書至酈食其勸  
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成王業讀至留  
侯諫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

勒既貴召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齒坐歡飲縱語平生初勒鄰居有李陽者歲嘗爭漚麻地迭相歐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仇匹夫乎乃逼召陽陽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拜參軍都尉

高侯之後季龍敗劉曜遂圍洛陽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程遐等固諫謂曜難與爭鋒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召徐光謂曰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剋師老卒疲知其無能爲乘銳擊之可一戰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直抵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遐等乃不欲我親行耶何計之左也光對曰誠如聖策時佛圖澄亦言大軍出必擒曜遂決策親征令敢諫者斬

勒既決策卽命季龍進據石門命石堪石聰各統見衆會滎陽而勒自統步騎四萬赴金墉顧謂徐光曰曜上計當盛兵成臯其次阻洛水若坐守洛陽必成擒矣諸軍集成臯曜無守軍勒以手指額曰此天也遂卷甲銜枚兼程直進出鞏訾之間知曜軍十餘萬俱陳城西勒更喜謂左右可賀我遂入自宣陽門升

故太極前殿令季龍以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而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夾擊曜軍大潰石堪遂執曜斬首五萬枕尸百里

勒既僭大號法甚嚴諱胡尤峻時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詰宮門吏馮翊曰朝廷制令尚欲行之天下況宮闈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翥惶恐甚竟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突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不罪參軍樊坦勒擢爲章武內史坦行入辭衣冠蔽甚勒

見驚曰參軍何貧至是坦率然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貲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耶今當相償坦悟大懼叩頭謝勒曰孤律自防狡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竟厚賜之去

勒嘗酒酣顧問徐光曰朕可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邁高皇雄畧超魏祖其古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苦不自知卿言大過朕若遇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爭先脫遇光武當竝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人孤兒寡婦狐

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間軒轅豈所擬乎羣臣頓首稱萬歲

### 石季龍

季龍既篡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鐘虛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時一鐘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牛百頭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又造四輪纏網車轍廣四丈深二尺運至鄴又於鄴南投石河中以起飛橋工費數億萬又於襄國建太武殿殿基高二丈八尺絳以文石穿伏室於下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皆漆瓦金鍤銀楹瓊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凌風臺九殿多選士庶之女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殆萬餘人

季龍淫酷異常增置女官有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諸公侯九等大發民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餘人第以三等郡縣媚旨凡奪人婦九千餘人其諸私采發者又垂一萬諸女會鄴宮季龍臨軒親自簡第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者又三千餘人於是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紋織鞞遊於戲馬觀又嘗率戎卒十八萬出金明門遊獵時諫者有

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之語

季龍又以人言晉當復興欲苦役晉人以厭其氣於是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墻於鄴北長廣凡數十里時有諫者季龍大怒曰墻朝城吾夕死無恨乃促尚書張羣秉燭夜作起三觀四門役死者無算時揚州送黃鵠雛五鷄長一丈聲聞十餘里命泛之玄武池郡國獻蒼麟十六白鹿七俱命司虞調之以駕芝蓋列於充庭之乘季龍常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亦復何愁但須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季龍十三子後

石閔殺其五而八人皆自相屠滅孫三十八閔殪之畧盡

前燕

慕容儁

儁雅好文籍恒與侍臣錯綜義理著述凡四十餘篇太子曄賢而蚤夭一日燕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嘗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出來也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今既不能追蹤唐虞以禪有德

而景茂幼冲器業未舉爲之奈何嘗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季龍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乃敢夢生天子

初慕容廆時有駿馬名赭白相甚奇饒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慕容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踈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出殆先君意乎乃止季龍尋退皝益奇之及至儁世馬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減儁比之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仍親爲贊銘命勒象旁置之薊城東掖門象成而馬死

前秦

符健

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地民張靖曰符氏受命今當太平問姓名弗答俄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河渭溢時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當不虛乃釋靖

符生

生自幼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眇一目兒童時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輒引佩刀自

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曰汝乃爾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及長健立爲太子生旣嗣健位沈湎無復晝夜臨朝輒怒惟事殺戮左右有言刑濫者曰汝謗我殺之其有言陛下聖明者則又曰媚我亦殺之所幸妻妾稍忤旨卽殺燕羣臣稍後至卽殺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不從卽殺又嘗出行見兄妹同行者亦逼令交而引羣臣共觀之不從亦卽殺蓋前後所殺親戚忠良截頸刳胎拉脅鋸頸者無慮千數

生旣嗜殺無厭知人怨苦之乃下書曰方今行者比肩豈謂人稀朕殺不過千何謂刑虐時猛獸大暴惟噬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中獸殺七百餘人羣臣請禳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天豈不愛人正以百姓犯罪不已故助朕專殺而施刑教耳但勿犯罪何怨天尤人未幾符堅殺之

苻堅

堅嘗有赦令獨與王猛符融議於密室堅親製赦文猛融進紙墨時左右悉屏惟一大蒼蠅忽入自牖間鳴聲甚異集於筆端驅之復來俄而長安街市人相



言史性系 卷十九 二十六  
傳告官且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  
屬者事何從泄因勅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  
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撫然曰其向者  
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夫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正此謂也

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堅聞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  
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旅六十歲公舉動如此  
猶不能思愆省退而方且廢主張威以自樹諺云怒  
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嘗游霸陵顧謂  
羣臣曰漢祖起布衣定四海功臣夫誰爲首權翼曰

漢書以蕭曹爲功臣冠堅曰漢祖困京索間身被七  
十餘創父母妻子皆爲囚虜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  
皆非細故也其使太上克全身免匈奴之禍二相無  
力焉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堅嘗之太學召  
涉翼捷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人日啖  
牛羊而壽不加何也翼捷不能答

淝水之後王師乘勝追擊直逼青岡死者相枕堅爲  
流矢所中單騎遁淮北饑甚人有進壺餐豚髀者堅  
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此命賜帛十疋綿  
十斤其人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

言史懷素  
卷十九  
二七  
陛下之謂也蒙塵之厄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父母也安有子奉父母而求報者竟弗顧去堅大慙謂張夫人曰朕若用朝臣言寧至今日尚何面日臨天下乎爲潛然流涕

王猛

北海王猛字景畧少家貧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忽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家去此不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從之行不覺遠至深山中見一老父鬚髮皓白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侍一人引猛進拜之老父曰王公何緣拜也取十倍直償畚卽遣人送之猛出回首望乃嵩高山也猛姿度環偉神爽後發不叅其神氣者畧不與交惟悠然自得候風雲而後動

桓溫入關猛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抗言旁若無人溫異之謂曰吾奉天子命帥師十萬仗義討逆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不至也溫默然無以應溫將南欲請與俱猛還山谿之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遠爲猛乃止符堅聞而招之遂爲堅佐命議者比於

言史懷紉  
卷十九  
玄德之遇孔明

猛初爲始平令明法峻刑嘗鞭殺一豪吏爲有司所劾堅親詰之猛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劇邑剔蠹驅凶令職也今始殺一奸餘尚萬數謂臣不能窮盡殘暴者敢不甘心鼎鑊酷刑之咎臣所未聞堅曰此夷吾子產之儔也已累遷司徒國內令行禁止猛疾堅竭盡禱祀疾將革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正朔相承臣沒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是吾讐也不早除終爲國患言訖而卒堅哭之慟猛性清肅微時一餐之德睚眦之忿靡不畢報云

苻融

融爲司隸校尉時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其夜宿家妻忽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以送有司豐不堪楚誣服事至融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發之夕夢乘馬南渡水及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以爲不祥問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

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  
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者三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  
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  
相乘易位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於羑里有禮  
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  
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獲昌而詰之昌具  
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  
中婦人豐事白人稱融神君云

符朗

朗風流俊邁志凌萬物平生所與晤言者惟一二人  
旣歸江東江東之儁時稱王忱王國寶忱醜而才慧  
國寶美而才劣一日沙門法汰問朗曰曾見王吏部  
兄弟來朗曰吏部謂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  
者乎汰悵然自失謝安嘗燕之朝士盈坐朗唾則令  
小兒跪而張口旣唾而舍出頃復如之其誇詡每事  
類此後爲王國寶殺臨刑賦詩志色自若詩云四大  
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旣適一生中又入一死裏冥心  
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  
百年期遠同嵇叔子蓋蒙莊之流云

後秦

姚萇

萇時有魏褐飛者自稱衝天王結萇降將雷惡地爲應率氏胡數萬來攻萇議討之羣臣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而憂六里褐飛乎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知若南引褐飛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吾有也徑潛軍赴之萇軍方不滿二千而褐飛等兵勢甚盛諸氏胡來者又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喜羣下怪問之萇曰此輩散則難盡今皆集吾當乘勝席卷一舉覆之令東北無復餘耳及對壘萇故示弱堅壁不戰而潛遣子崇率數百騎出

不意乘其後褐飛兵亂萇遂乘之前後來擊褐飛大潰斬首惡地復降萇待之如初  
萇常命其將姚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蔣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業廣之矣萇曰吾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惡地每謂人曰吾智勇所施自謂一時之傑較諸數雄自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乃遇姚公不覺摧屈萇爲人所憚服如此

姚興

桓玄旣篡遣使聘興併請辛恭靖何澹之二人故晉

臣也興謂澹之曰玄不推歷運妄圖篡逆天未絕晉必將有義舉玄終覆耳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未幾劉裕建義玄果敗澹之仍奔興裕嘗遣使聘興因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興曰裕拔萃起微匡扶晉室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順陽等十二郡以歸人多其雅致

興嘗如逍遙園引諸沙門於澄立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華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與胡本不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畧僧遷道樹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相考校新舊文異者皆會於義理於是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新經皆羅什譯也興既託意佛道沙門至者遂五千餘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涼州刺史王尚坐匿呂氏宮人及擅殺逃人被禁南臺州別駕宗敞上疏理尚詞頗絢美畧曰臣州自張氏頽基德風莫扇呂數垂盡梟鸚翻翔幸皇鑒降春王尚受任振王威以掃不庭迴天波以盪氛穢羣逆氷摧不俟朱陽之曜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吹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朝忽改授明其事者誰不慨然夫邊藩要捍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

言身懷紉 卷十九 三二  
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一女子耳論勲則功  
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忘勞記過此先哲所爲  
痛心微臣所以灑淚也興覽疏大喜謂其侍郎姚文  
祖曰卿知宗敞乎涼州小地乃有此才時呂超在側  
對曰琳琅出於崑嶺明珠生自海濱若必以地求人  
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  
彩何如不得以區宇格物也興悅爲赦尚

尹緯

緯字景亮少有爽氣不營生產每讀書至宰相立功  
之際未嘗不輟卷浩歎符堅末年彗星見緯知堅將  
滅喜甚已忽流涕友人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豈  
霸王龍飛之會吾徒杖策之日而知已難遭是以忻  
懼交懷耳符堅嘗與言歎曰此宰相才也王景畧之  
儔而朕不知亡也不亦宜乎緯嘗自言時明也才足  
以立功立事道消也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終不能  
如胡廣之徒洿隆隨俗也後爲姚萇佐命

後蜀

李雄

雄有奇表多雅致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  
以西山范長生巖居求道議迎立爲君而身臣之長

生固辭雄復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以衆固推稱成都  
王其報張駿書云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  
帝王也將掃除氛翳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  
振引領東望有年日矣知欲遠尊義帝春秋之義於  
斯莫大駿重其言巴郡常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  
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  
人忻然其雅談多類此

李壽

壽既爲益州牧稱成都王羣下勸進尊號壽命筮之  
占者曰可數年天子壽喜曰一日尚足而況數年乎  
時巴西解思明進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遂決策龔壯嘗作詩七篇託言應  
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詔  
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詞耳尤恥言父兄時事戒  
上書者不得言先世自謂已勝之也

後燕

慕容盛

符堅之誅慕容氏也盛奔冲冲稱尊號頗驕溢盛時  
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中山王知不先衆才不出下而  
輒自驕鮮不覆敗俄而冲見殺復謂柔曰吾輩崎嶇



言史懷素 卷一  
鋒刃間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無坐待  
網罟也遂間出東歸慕容垂遇盜陝中盛謂曰爾欲  
當我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  
不中當束手授爾盜豎箭盛一發中之盜驚謝曰郎  
貴人姑相試耳更資而遣之遂歸垂

盛嘗與中書令常忠論及周公忠曰武王疾篤周公  
請命爲臣之忠從古未有盛曰異哉君言朕見周公  
之詐未見其忠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於文王文  
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終已驗武王  
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豈非詐乎若惑

於天命是不聖也且文王之化自近及遠刑於寡妻  
至於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殺戮同氣以逞私  
忿何忠之有

### 慕容熙

熙垂少子也寵嬖妃苻氏爲鑿曲光海清涼池又爲  
起承華殿基高數仞令役徒負土北門至土與穀同  
價苻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  
不得則殺之苻氏歿熙悲號躡踊若喪考妣擁其尸  
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遂僵仆氣絕久而乃  
蘇大殮訖復啓其棺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樂

言史快編 卷十九 三五  
臨令有司檢案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  
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

南涼

禿髮儁檀

儁檀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先稱涼王以姚興勢盛密  
圖姑臧乃去年號投誠獻款興使韋宗詣其鎮觀釁  
儁檀與宗縱談六國之縱橫三家之戰爭遠及天命  
廢興近究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  
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  
澄氛濟世者亦不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

信自有人也宗還語興謂羣臣無儁檀敵尋復稱王

南燕

慕容德

德號之子嘗讌集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  
已南面而朝諸侯可方自古何等主也青州刺史鞠  
仲對曰陛下中興聖后少康光武之儔德顧命左右  
賞仲帛千疋仲以賜多辭謝德曰卿調朕朕不調卿  
乎卿飾對非實朕故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亦何足  
謝時韓範進曰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君臣俱失德大  
悅賜範絹五十疋自是謫言日聞

德嘗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  
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  
未聞禮與抑有意耶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嘗言  
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  
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居存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  
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耳德遂以謨從行  
德嘗策試諸生因宴集乘高遠眺顧謂尚書魯邃曰  
齊魯故多君子當昔全盛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  
徒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劔恣飛馬之雄詞奮  
談天之逸辯指麾而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乃  
至今日荒草頽墳煙消氣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  
答曰陛下興念及此慈深封墓澤被九泉矣後德卒  
遣令作十餘棺乘夜分出四門潛葬山谷莫知其尸  
之所在

附德時有妖賊王始聚衆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  
父爲太上皇兄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  
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  
上皇帝蒙塵在外征東征西俱罹亂兵惟朕一身獨  
無聊賴其妻怒之曰一生正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  
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耶行

言史快紀 卷十九 三十一  
刑者以刀鑲築之始仰視曰崩卽崩矣及於訖命終不改帝號

### 慕容超

超嘗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有悅壽者自超所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之辨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超嘗使韓範於秦姚興謂範曰燕王風表乃可於機辯猶未也範對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在爾日若使負日月行恐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卿可謂使乎延譽者也

附 封孚字處道性勁直有大臣之體超政出權嬖軌

憲日頽殘虐滋甚孚盡誠匡救超不能納一日臨軒顧謂孚曰朕於百王夫誰爲比對曰可方桀紂超大慚怒孚疑然不爲改容徐步而出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亢厲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何謝爲孚有文筆傳於世

夏

### 赫連勃勃

勃勃初事姚興興使助沒奕于鎮高平時姚邕固諫以爲不可興不聽未幾勃勃殺奕于而并其衆自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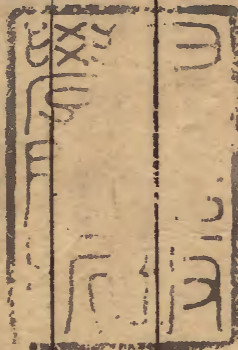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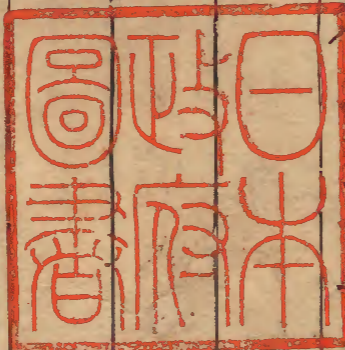
天王破鮮卑三部遂進討姚興斬興將姚石生等時  
有說勃勃據高平曰根本者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  
其二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  
命吾大業草創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我我勢不敵  
亡可立待今第雲騎風馳出其不意彼救前則擊其  
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敝於奔命而我遊行自若不  
及十年嶺北河東皆吾有矣待姚興死徐取長安姚  
泓凡弱小兒不足圖也昔軒轅氏居徙無常二十餘  
年寧獨我乎於是侵掠四出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  
乃歎曰悔不用黃兒言黃兒邕小字也

劉裕之伐姚泓也勃勃策之曰裕有高世之畧今水  
陸竝進泓豈其敵驗以天時人事尅之必矣然裕旣  
尅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畱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  
旋軫吾取之若拾芥不足復勞士馬也未幾裕尅泓  
畱子義真鎮長安而身自東歸勃勃聞大悅召王買  
德商進取方畧買德曰關中形勝地而裕以弱才小  
兒守之彼狼狽返祇欲速成篡事無暇有意中原非  
經遠之謀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陛下先置游兵斷  
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峻陝絕其水陸之道傳  
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必皆壺漿以迎王師義

言史快紀 卷一  
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且面縛麾下所謂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未幾竟入長安

勃勃營都域名之曰統萬謂當統一萬邦也以叱干阿利領將作蒸土築城雖入一寸即斬作者而并築之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每呈一器工匠必死射甲不入斬弓人如其入即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如風靡草威服九區蓋前後殺工匠凡數千勃勃既定長安徵隱士韋祖思祖思至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

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後汝輩弄筆舌不知當置我何地竟殺之



文化所寶

